

从叙事结构看张承志人性关怀的流变

宗玉玉

包头师范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00

【摘要】 本文将运用一定的叙事学理论,对张承志作品叙述的语言进行关注,对中篇小说叙事作品《黑骏马》重新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,并且努力对文本进行突破探究,从叙事艺术角度深刻体会其浪漫抒情、纵横恣肆的独特创作风格。人文的关怀带来的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必要精神,这也是形成他作品最终面貌的核心因素。

【关键词】 叙事语言;信仰化叙事;叙事结构

张承志是不可多得优秀作家,曾被誉为“最富理想主义的穆斯林”。他的作品极具影响力,原因是多方面的,一是其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主旨内涵,还有一个不得不谈的,则是他独具魅力的叙事艺术。

我们对小说表层叙事结构的分析,试图发掘出其中隐藏的深层的心理结构。小说《黑骏马》有两条明晰的线索:一个是小白音宝力格来到草原生活,另一条是他多年后重回草原,这两条线索不断缠绕在一起,他在其中不断成长,不断经历,不断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障碍,发现人生不如意的普遍存在,发现生命至上的崇高真理。情节随着《钢嘎·哈拉》的旋律不断波动发展,一幅荡气回肠的骏马图跃然纸上。他用浓烈的抒情笔调高唱自己激昂的情感,但在中间又往往夹杂着对历史的追问、对生命的逼视,冷热两种情感就这样相互纠缠,之间的巨大温差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特殊的审美体验,向往、期盼、热切、焦灼、悲凉,这些情绪调和在一起,五味陈杂,形成令人难以言说的震慑和动容。

人生的无常普遍而难以避免,惟有良知与爱永恒。张承志在草原中发现了勤勉、

真诚、淳朴、守信、坚韧等等高贵的品质,他钦羡于草原女人乐天知命、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,但又同时折服于她们沉默隐忍、自强不息的生存方式。她们一代代在草原上做着最微小平凡的事,过着最艰辛烦劳的生活,却演绎着最博大精髓的人生智慧。他用诗化的、最抒情、最美好的叙事语言,最草原上的每一个生命都进行最温柔的凝视,深沉而真诚的写下这一曲赞歌,献给这个回忆中的乌托邦。他的文字像穿堂而过的黑色疾风,浸泡在苦汁咸水里,是他愤怒的嘶吼,更是大团晃动的灵魂在不断逼视拷问生命。我们身体里可能有某些文化的基因,关于人、关于生存、关于理想,也许某些商业会暂时把它抹去,但它渗透在我们的骨子里,是跨越情感的召唤。

在他的早期作品中,信仰可以带给人力量,他给你一种安慰,是一种终极的关怀,拥有信仰,你将不再畏惧,拥有信仰,你的灵魂将得以安放。同时,信仰让你包容,你可以爱和你毫无血缘瓜葛的他人,思其所思,忧其所忧。文学也是如此,可以随时以博爱接纳一个风雨中狼狽的灵魂,给你温暖,让你找到精神的寄托,在浮华聒噪的世间得到安慰。

在其后期的作品中,他的信仰化叙事也逐渐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。他的视角过度聚焦于苦难,对苦难甚至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热情。似乎他笔下贫瘠的土地、绝望的人民、灰黄的天空才是崇高的,他不屑在远离都市乡村生活的美好悠然浪费笔墨,他的眼中只有无边无际的绝望和悲壮。他笔下的人物在绝望生活中仅凭一股信仰活着,他过度放大了信仰的力量,甚至把它推向了不可知的神秘境界。在前期作品中,主人公因坚守信仰而勇敢坚毅,不畏困难,追逐理想,逐渐历练出完美的人格,信仰为“成人”而服务。而在其后期作品中,主人公只想通过一次次悲壮的举措投身于信仰中,在过程中使自己获得巨大感动,证明自己信仰的坚守,对固有精神领地的守护。在这里,信仰值得为它付出生命和固有的一切,是一种通过“走向死亡”来博得“人道”的极端情绪。

在早期作品中,关于草原的生活和草原上的人民,都是他亲身体验过的,有过较为详细的了解,所以在小说叙事上得心应手,对人物思想揣摩和情境分析都透彻到位,给人以很大的震动。在后期,他的作品主要靠“寻访”来完成,并没有真实、切身的亲身体验。由于缺乏长期生活于此的经验,对地域人性特质没有深入了解,他对很多事物的评判都靠主观的推断和臆测。由于他对于宗教信仰的推崇,高涨的情绪很容易使这样的推测走向非理性。他用自己的想法解读人物心理,并对其进行宗教信仰上的过度挖掘,加上他总是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“画外音”加入到故事中去,加上大篇幅的宗教信仰等概念的科普,导致作品的体式难以断定,并且读起来已然不像先前的酣畅淋漓令人感动,而是晦涩难懂,艰难异常。

文学和信仰给人安慰,让人得以寄托心灵,洗涤灵魂。由于张承志后期晦涩难懂的文风,他的作品已经很难走向人们的精神了。他在后期对于宗教信仰的表述,非但不似之前对人启蒙、发人深省,反而走向了对“人的贬低”,太多宗教的神秘型压制了人的行为,人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的宿命,并只能悲壮的付出生命来作为自己坚守信仰的明证。他应该找到宗教信仰中和普通读者心灵互通之处,这样才更能形成灵魂的碰撞、精神的交流,使得思想得到有效传达。

前文可以看到,他在早期作品中已然对于都市文明表露出些许不安,欲构筑理想的乌托邦。在后期,他则以信仰之名全面拒斥现代文明,甚至刻意忽略客观存在,对比叙述现代文明的伪善、堕落。他后期对于苦难过分推崇,对于贫穷落后甚至是高声歌颂,似乎只有落后的地区才能发展出崇高的精神文明,苦难的地方才能孕育神圣的信仰。他对现代文明的评判流于偏激和非理性的漩涡中,但这恰好从侧面表示出他对于现代文明的畏惧。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像车轮一样碾压历史的一切,他担心他所极力推崇的宗教信仰被不断发展的现代文明所吞噬,所以才会展发走向全面拒斥的非理性之路。他此时的信仰对于读者来说,是否能够站在道德的层面上,被他的文字激发出良知、宽恕和爱,还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。张承志对“人”的关注是时时刻刻、无处不在的。人文的关怀带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必要精神,这也是形成他作品最终面貌的核心因素。通过叙事学中的“聚焦与盲点”,作者用他的眼光带领我们窥探文本中的世界,有的刻意忽略,而有的则认真凝视,这都是通过了作者的不断斟酌,是有意而为的,我们发现,正是作品的深层叙事结构决定了他的表层叙事结构,隐性和显性之间是互相交流、流通的状态。他善于运用叙述的艺术,对人、事、物进行多维度审视、多层次探讨、层层深入、互补推进,使情节与思想同步螺旋式上升。他用回忆的方式为读者构建了一座平等美好的乌托邦,用快慢交织的叙事速度对作品中乐天知命、隐忍自强的高贵品质投以深深注视。但他不止步于歌颂,他从现实本身探寻实现理想的途径,用信仰来作为人性的“还魂丹”和民族精神发展的“推进器”,他用极抒情的语言呼吁良知、呼吁爱、呼吁我们在自身内有所完成。作品的叙事结构技巧、思想立场、对人性的追问、对理想的探寻、对信仰的招魂等,都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叙述语言中。我们随着他的目光,

和他一道沉默、叹息、反抗、经历这光怪陆离的社会，体验那些散发灼灼光华的明澈灵魂。

结语

张承志自言，他的文学创作经历过几个时期，曾对当下名篇佳作进行模仿，对先进西方理论进行套用，也曾“流俗”，但他发现这些方式都无法尽抒其意。经过无数次尝试，他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——用强烈的抒情和人物内在心理刻画作为作品的主干，甚至有时个人体验就是作品本身。这的确使他的感情被抒发的酣畅淋漓，但极端高涨的情感很容易导致思想的偏激和片面，使他

陷入非理性的情绪表达中。由于太过重视抒情本身，在后期他的作品文体形式有时很难判断，诗歌和小说难以分辨，这也为后续研究埋下了难题。

张承志在不断追寻理想的同时，不自觉的表达了对都市文明的厌倦和抵抗，以高度回避的姿态对传统进行呼吁，希望重回乌托邦。他沉浸在对现代文明伪善、堕落、功利的抨击中，却忽略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落后、衰弱和不文明。

在种种矛盾和争议下，这位“理想的斗士”还能在荒芜的精神之路上独自前行多久，还需历史和时间的证明。希望他能不断克服自身局限，不断砥砺和突破，在坚守理想之路上愈行愈远。

[1]杨义.《中国叙事学》[M].人民出版社,1997年.

[2]申丹.《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》[M].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.

[3]张承志.《黑骏马》[M].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3年.

[4]王蒙.《一辈子的活法——王蒙的人生历练》[M].北京出版集团公司,2011年.

[5]刘皓.《〈边城〉与〈黑骏马〉：“乡下人”与“牧人”的牧歌叙事》[J].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,2008年.

[6]罗媛媛.《张承志前期小说的去小说化表现》[J].《文学教育下》,2009年.

[7]张承志;徐敏.《抵抗流苏与孤守信念》[J].北京社会科学,2003年.